



红梅吐艳

◎孙镜福



渐行渐远阙家庵

◎阙新华 羌松延

在南通城东北的十里八乡，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有个阙家庵的街市。他们在那或是挑过年货、或是逛过庙会、或是坐过轮船、或是打过牙祭……对于老一辈人而言，阙家庵是记忆中温暖的港湾，睡梦里幽幽的乡愁。

阙家庵的得名，与阙氏家族的迁徙和发展息息相关。“阙”属冷姓，据传阙氏祖先就是率领九黎部落与炎、黄二帝大战涿鹿的那位战神蚩尤。因此，阙氏后人常常自称为“黎民百姓”，而不是“炎黄子孙”。

据传，阙氏家族早年因避战祸而背井离乡，辗转至此。其时，在胡逗洲北缘这片荒芜之地，阙氏祖先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开垦农田、建造屋舍，逐渐在此扎根。随着人丁日益兴旺，为了寄托精神信仰，凝聚家族力量，阙氏族人在聚居地的中心位置，精心修建了一座庵堂。此后，庵堂不仅是阙氏家族虔诚祈福的圣地，更吸引了周边众多百姓前来，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久而久之，“阙家庵”之名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这片土地的专属标识。

往昔的阙家庵与古老的运盐河有着不解之缘。它南连新地（兴仁镇旧称），东接西亭，北靠陈家酒店（西安镇旧称），与南通城相距二十里。古运盐河自城蜿蜒向东北，由阙家庵拐弯往东依次奔西亭、金沙、余西，直至吕四海边；北经陈家酒店到石港、岔河等地；南有小河连通新地。阙家庵由此成为古运盐河上举足轻重的水运枢纽。

除货运外，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创办的大达小轮公司开通经阙家庵、西亭等地至吕四的客运航线，阙家庵成为南通内河最早的客运站点之一。《二十年来之南通》收录的大达公司三条航线价目表中，有两条经过阙庵。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上，阙家庵标有“轮埠”二字。张謇曾在宣统二年（1910）“祭金沙、西亭墓。泊舟庵上宿”。由此可见阙家庵在近代南通水运交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轮船客运的几十年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庵东毛炳侯跟着小火轮、沿着河岸搭虎跳儿（方言，即翻筋斗）、竖牛桩子（即倒立）的场景。他身后总是尾随着一群看热闹的孩童。毛炳侯是一个缺衣少食的光棍，为人憨厚老实，不善营生，家徒四壁，而又羞于讨要，更不愿去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所以靠

着年轻力壮硬着头皮去表演类似杂技功夫一类的把戏，以期博个彩，混几个铜板换口饭吃。“表演”一般隔三差五从阙家庵码头开始，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跟着轮船一路向前，直至筋疲力尽。而每到这时，汽船上的人或多或少会赏给一两枚铜板，毛炳侯也就凭此半饥半饱地熬着时光。虽已无法考证其生卒年月，但他“搭虎跳儿”追轮船的表演却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给人们带来了欢乐。数十年过去了，仍然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民国时期，阙家庵的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繁荣时，东西街道有七八十家店面。如严万泰、陶永记、王义泰、周祥泰等年货店，裕康、益丰、西福源、正大济等花行。另外，张森、刘培的肉铺和点心店，以及姚双木行、陶啸表金货行、耿一宽茶社、冯家纸张店，还有茶食店、豆腐店、剪头店、成衣店、铁匠店、铜匠店、石灰房、中药房、客栈、粮行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过怡红院、大烟馆。小镇虽小，却始终追随着南通城的脚步前进：1906年开办阙庵洋学堂，1925年创办“庵镇阅报社”，1927年就有市民大会，20世纪40年代开设“丁氏照相”……无不给小镇带来一股清新的现代风气。

阙家庵的特色小吃至今仍为老人津津乐道。这里的麻饼、雪枣口感丰富，酒馆里的牛汤锅巴更是贩夫走卒、撑船拉纤人的最爱：不用几个铜板，倚着柜台，叫上半斤米酒，就着一海碗热气腾腾的牛汤锅巴，吃得满面红光，半天的劳作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有的还要凑着店里银光闪闪的水烟台，咕嘟吸上两口，过一把吊足了半天的烟瘾。这才是底层劳动者们最悠闲、最满足的短暂时光。在囊中羞涩的人们看来，花露烧和牛肉不吃也罢，小镇的牛汤锅巴是万万不容错过的：既能佐酒，又能当饭；既是荤味（牛肉汤），又有蔬菜（香菜和青椒盖浇）；既口味鲜美，又价格亲民。这实在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佳肴美馔！

牛行经济在阙家庵的繁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耕牛交易是小镇的一道风景。牛行里，哞哞叫声此起彼伏；经纪人凭借丰富的经验，通过观察牛的牙齿、肌肉、骨骼，就能判断其年龄、体力和健康状况；农户们则满怀期待地介绍自家耕牛的优点。双方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然而，阙家庵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却在战争中消弭殆尽。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踏破了这里的平静与繁荣，阙家庵小学、老观音堂和一些民房被无情地烧毁。此后，日伪驻阙家庵，修筑碉堡，残害百姓，阙家庵往昔的欢声笑语被无尽的悲伤取代。

1949年农历三月三十，更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女共产党员徐桂芳与革命群众赵金保等18人，不幸被还乡团与投靠国民党的羌九部杀害，连同徐桂芳肚中快要诞生的婴儿，酿成著名的“十八个半”惨案。而今，矗立在洋兴公路西侧的“阙家庵惨案纪念碑”，时刻警示着后人：和平不易，勿忘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阙家庵虽从战火的劫难中渐渐苏醒，却元气大伤，辉煌不再。由于政权更迭，区域调整，这里成为兴仁、兴东、横港、西安、星南五个乡镇的交界处。阙庵街则成为一个街道居委会，隶属于西安镇。因地处几不管地带，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成为黑市粮油交易场所。1960年竣工的新通吕运河舍弃了阙家庵、西亭等北路河道，缩短了通吕两地水路距离，而经过阙家庵的航运则繁荣不再。1970年前后，团结河分期施工，阙庵及其西南河道进一步被边缘化。随着1970年阙家庵往来客轮停运，曾经繁华的河道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街道上的店铺纷纷关门，集市也变得冷冷清清。现在，由于人口减少，阙庵街道居委会已降级为酒店居委会的一个居民小组。

阙家庵，见证了历史的辉煌，也承受了岁月的磨难。如今的它虽已渐行渐远，但令人欣喜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从未被命运击倒，他们继承了先辈诚实勤奋、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行，在各地、各领域披荆斩棘，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从这里走出了著名院士严志达、共和国将军严尔益、南通市委书记原书记刘光、古典学大家王焕生、知名企业家姜煜峰、省劳模何灿华……他们都带着阙庵印记，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并成为家乡的骄傲。如今，阙家庵乡村建设方兴未艾，成效斐然：“通达动力科技”早已上市，“问木堂”文人家具享誉业界，“安和”食品获评“省优”，经典苏式园林“问园”惊艳世人，红木与“柞木”家具传承经典……

阙家庵，这个曾经充满故事和酒的地方，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必将孕育出新的馥郁芬芳！

李巷村晚(外一首)

◎方述怀



鼓点，叩响历史的门扉
一路跃向红星剧场
李巷，身着新四军军装
走在青石板的路上面上
其间，风踮起脚尖
草鞋的纹路返青

军歌与武术，戏曲与流行
携手而来，滚烫的露珠
在喉咙里燃烧
火光，被咏成抑扬顿挫
鼓槌是其中的支点
音符在舞台的表面
逐渐凝固成阳光

那群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
用鼓点肯定，用舞蹈欢笑
用诗句，为夜晚镀一层幸福的光

除夕祭祖

团圆宴，备了一个冬季
喜欢的菜肴就在眼前
村口，朝北的方向
老祖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被喊回家
路标：一瓶好酒

絮絮叨叨的讲述声
端坐在厅堂，没有敲门声
亲人们却在走动
年的重量和配比
被静静地修改

在他们的脚步落下之前
我看心中的脸庞
探出来，和我说话
这摸黑回来的一群人
还披着去年烧过去的大衣

春漫虞楼寻古韵

◎王蝶飞

整个下午，我在虞楼静坐
潮来往，云卷舒
渐渐地我也变成了一朵浪花。
虞楼的飞檐挑起春的眉眼
瓦楞间，似有新绿在悄悄铺展
阶前的苔藓，泛着淡淡的青芒
仿佛记忆的痕迹
写满历史的沧桑。

一幢楼，两座山
一条长江，两位状元的“师生情”
犹如巍巍青山，天长地久。
登楼远望，隔江虞山隐约烟霭间
仿佛看到翁同龢站立在绿树青山中
与爱徒密友张謇隔空对话
遥想往昔的时光深处
一个是实业兴邦的热血儿郎
一个是德馨满盈的学界翘楚。
师生情，穿透滔滔江水的屏障
在悠悠时光中婉转回旋。

伫立虞楼
聆听两岸的和鸣。
为张謇的壮志豪情
为翁同龢的满腹经纶
春漫虞楼，是为寻找那失落的诗行
古韵如酒，在岁月里越发醇厚悠远。